

中國哲學史卷下目錄

第三編 近古哲學史

第一章 宋儒之道學	一
第二章 周子	六
第三章 邵子附司馬溫公	一一
第四章 張子	一八
第五章 明道程子	二二
第六章 伊川程子	二六
附論二程表章大學中庸	
第七章 王荊公附蘇東坡蘇軾	三二
第八章 朱子李延平附見	三九
第九章 張南軒胡五峯附見	四七
第十章 呂東萊附陳龍川	五〇

第十一章	薛良齋附陳止齋	五二
第十二章	陸象山	五四
附論朱陸異同		
第十三章	葉水心附唐說齋	六〇
第十四章	蔡西山蔡九峯附蔡節齋	六四
第十五章	楊慈湖	六七
第十六章	真西山魏鶴山	七〇
第十七章	元明諸儒之繼起	七二
第十八章	吳草廬鄭師山	七五
第十九章	劉伯溫	七八
第二十章	方正學附宋潛溪	八〇
第二十一章	曾月川薛敬軒	八三
第二十二章	吳康齋胡敬齋	八四
第二十三章	陳白沙	八七

第二十四章	王陽明	八九
第二十五章	羅整庵	九五
第二十六章	湛甘泉	九八
第二十七章	王龍谿王心齋附錦峰山	一〇〇
第二十八章	胡蘆山附羅本庵	一〇三
第二十九章	呂心吾	一〇七
第三十章	顧涇陽高景逸	一〇九
第三十一章	劉蕺山黃石齋	一一三
第四編	近世哲學史	一一六
第一章	清儒之標榜漢學	一一六
第二章	孫夏峰附湯潛庵	一二〇
第三章	陸桴亭附陸稼書	一二三
第四章	黃梨洲	一二八
第五章	顧亭林張靈庵附見	一三二

第六章	張楊園	一三六
第七章	李二曲	一三八
第八章	王船山	一四〇
第九章	唐鑑萬附胡石莊	一四五
第十章	顏習齋李恕谷	一五〇
第十一章	戴東原	一五七
第十二章	彭允初汪大紳羅疊山	一六二
第十三章	洪北江	一六六
第十四章	龔定庵	一六九
第十五章	曾文正公	一七二

中國哲學史卷下

第三編 近古哲學史

第一章 宋儒之道學

宋史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一傳。議者多訾之。以爲「儒之名本不輕。周程諸子雖賢，要亦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行儒之行。今必別於儒林而謂之道學，亂史例而啓爭端。甚無謂也。」顧吾謂宋史之傳道學無可議。其可議者，特自於例亦有不純耳。何以言之。考史漢爲儒林傳，本爲傳經而設。故班氏首言古之儒者博學六藝之文。其所敘列，但及六藝授受本末而止。是以賈誼、董仲舒，以傳春秋列名儒林，而亦卽別爲立傳。又是時以儒術稱者，應莫過於揚子雲。而儒林傳乃有劉歆而無揚雄。此無他，其例然也。夫宋之諸賢，固有不能以傳經之儒盡之者矣。今人有愆言曰：堯舜禹之心傳，舍經而言心，此門實自宋儒開之。故明道告神宗有云：「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限，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而至伊川，遂有「性卽理也」之言。且傳經之與傳心，其不能混而一之，明矣。不特是也。宋儒卽言經，亦有與漢儒大不同者。

宋儒之中，其最能盡心於漢人之傳注者，惟朱文公。而文公作中庸集解序，即曰：「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唯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蓋宋儒於經，不主訓詁而主義理。不主師傳而主心得。惟主義理主心得，故以經爲求理之階梯，而不認經爲可以盡天下之理。又以爲理雖在經中，而亦非專於守經所得。故橫渠曰：「六經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好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語錄）而伊川則曰：「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語錄）由是觀之，宋儒與漢儒，其有取於孔子之經雖一，而其所以取於孔子之經者則有間矣。是故譬之於穀，孔子植之，漢人收穫之。而宋儒則播之，藝之，漸之，炊之，且以自食之者也。宋史道學傳序曰：「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夫此非夸言也。聚漢魏六朝以來之所蓄鬱，至此而不得不一發之。而宋儒者適會其際，遂以享其成。人也，而亦天也。然則於此而特創爲道學之名，以位置此數君子，以爲之傳，豈得爲過耶。然又謂其自於例有不純，何也。夫象山與晦翁，其學皆出於程氏。而晦翁在道學，象山在儒林。季通（蔡元定）、仲默（蔡沈、元定子）、與直卿（黃幹）、公晦（李方子），皆學於晦翁。而二蔡在儒林，黃李在道學。不知以何而別之。自亂其例，莫大於是。使若黎洲謝山之宋元學案，明其統系，詳其源流，了了而無所陵難，斯則無憾矣。

雖然，宋儒何以能邁於古人。此則大有得於二氏之教。不可諱也。朱子發（震）謝上蔡門人，程門再傳，作漢上易

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種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時張載講學於程邵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牧字先之，號長民，衡人，所作易鉤隱圖，在通志堂經解中。）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敦造太和參兩等篇。」胡五峯（宏，字仁仲，安國之子）通書序，曾爲濂溪辨之。謂「濂溪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然亦即未全以爲不實。至朱子乃始以爲太極圖通書，濂溪自作，非有所受之於人。而其所據以爲佐證者，則潘清逸（興國，濂溪之友）之濂溪墓誌。然墓誌言濂溪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此作之一字，亦但泛言著作，不得便執以爲作而非述也。且康節受河圖洛書於李之才，宋史本傳具詳之。並謂之才之傳，遠有端緒。今即李邵授受之非確，則穆周之事非出臆造，可知也。況漢上受學於上蔡（謝良佐，程子門人）其去濂溪不遠。豈能以絕無影響之談，筆之於書，陳之於君前哉。（漢上進易說表，亦言之。）又不獨濂溪之有得於道家也。（此漢以後之道家，非諸子之道家。）即朱子於道家亦不能無關。朱子既爲調息箴，言動靜虛翕之妙。（見大全集）又以參同契詞韻典雅，從而注释之。（雖名考異，實注释，但託名於空同道士鄒訢）而與蔡季通書，亦稱參同契更無縫隙。（亦見大全集）夫參同調息之說，非道家乎。蓋自漢以來，老莊與神仙合而爲一。其言水火升降，金丹配合之理，亦自有不可磨滅者。故陳圖南（搏）當宋之初，隱居華山，至屢勸天子之徵問。（見宋史隱逸傳）而張平叔（伯端）傳悟真篇（清世宗收入御選語錄）亦在元豐（神宗）之年。其間致力於斯道者既衆，則諸公之必不能不與之

作緣、復何疑乎。又說者謂濂溪與胡文恭（宿、字武平、宋元學案附濂溪後）、同師潤洲鶴林寺僧壽涯。而度正（字周卿、朱子門人）作濂溪年譜，則曰：「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宏，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聃苴宏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苴宏，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是亦認有是事。特不以謂濂溪之學，全出於壽涯耳。此與伊川作明道行狀，正復相似。伊川謂「明道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夫得諸六經，是也。而其出入於老釋者，豈徒然而已乎。況當是時，士大夫幾無不好佛者。故歐陽公本論，謂「佛氏鼓其雄誕之說，牽民不得不從。而王公大人又往往倡而駁之。」而龜山（楊時、程子門人）有佛入中國千餘年，只韓（韓琦）歐（歐陽修）二公立得定之言。今觀龜山之書，如云：「總老（常總、東坡常參之、見五燈會元）言經中說九識。第九菴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八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耘苗。任滅即是無事。」則是龜山自亦陷入於佛。是故當時有謂某無與於佛說者，非故諱之。則必其實不知道與學者也。或曰：諸儒既有得於二氏，而又闢佛闢老，何也。曰：是亦有故。不見朱子之言乎。朱子曰：「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破壁破釜。」此非爲道家言之。蓋爲儒者言之也。又不獨朱子之心若是也。宋儒之心，蓋莫不若是。彼始有見於佛老之理，既反索之於六經，而亦得之。且又應有盡有，一無欠缺也。於是乃信自有家寶，而不必於他求。故其闢佛闢老，非以讎之。以爲實無需乎爾。且釋道與儒，言道則一言用則殊矣。以中國堯舜以來禮樂刑政之

備、而欲其絕父子、黜君臣、羣趨於兇髮逃世之教。此必不能者也。是以取其意而棄其迹、斤斤於空實有無之辨、如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並見朱子語類）此正宋儒善用佛老之長、而無佛老之弊。故明高景逸（攀龍）盛稱『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夫豈獨明道一人哉。宋儒之關佛闢老、蓋大抵視此矣。豈與昌黎原道之空言攻訐、而欲火其書廬其居者、同乎。

宋儒之學、要淵源於濂溪。然而風氣之開、則亦不自濂溪始。黎洲宋元學案、首列安定（胡瑗）泰山（孫復）而泰山之門、則有徂徠（石介）當時所謂三先生者也。吾觀泰山與范希文（仲淹）書、謂『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於大易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於春秋。吾未見其能盡於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於書。吾未見其能盡於書也。』則講經不依傳注、泰山實先倡之。而安定之學、傳之者有徐仲車（積）仲車作荀子辯、所以發明性善之說者甚備。其教門人、則每於空中書一正字。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由此可推見安定之教。朱子謂『安定之傳、不出於章句誦說。』（與薛良齋書）蓋大有見也。三先生中、惟徂徠較粗。然其力距佛老、亦大振當時儒冠之氣。故有宋一代、除濂溪外、其餘緒足以沾被後學者、無有過於三先生。是以晦翁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而黃東發（震）且謂『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見黃氏日鈔）然則論倡導之功、三先生者正未可沒也。抑宋儒之學、

雖以濂洛爲正支。而其別派旁流，亦難齊以一例。故有濂溪康節之太極圖說皇極經世。卽有歐公（歐陽修）之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斥繫辭非孔子之書。有二程之推崇孟子。卽有溫公（司馬光）之疑孟，盱江（李覲）之常語辯極。祇孟子爲背於聖人。有歐公溫公二程之闢佛闢老。卽有東坡（蘇軾）之易解，子由（蘇轍）之老子解，大爲佛老張目。然此猶僅就濂洛初起時言之也。至於南渡之後，同爲伊洛之傳，而有朱陸之異。又旁出爲永嘉之學，功東萊之文獻。再降爲深寧（王應麟）之考證，東發之記誦。是丹非素，浸多爭執。所謂源遠而未益分者，非耶。然而宋當金元迭盛，宗社再覆。一時効忠之士，猶出講學之徒。語武功雖有餘慚，言學術亦更無匹敵矣。

第二章 周子

周子，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後避英宗舊諱，改名敦頤。字茂叔。仁宗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瑄薦，授洪州分寧簿。改南安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遠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獨力爭之。不得，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遠感悟，因得不死。及判合州，趙清獻公（抃）時爲監司，中先入語，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不爲意也。後清獻守虔州，先生改判虔。清獻視其所爲，大服之。執手曰：「抃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神宗初年，知永州。以清獻及呂正獻公（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逾年，以疾乞知南康軍。因罷居廬山蓮花峯下。峯前有溪，合於盱江。乃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之。清獻再鎮蜀，復將奏用。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七。時神

宗熙事六年六月七日也。先生之學，或謂得之於穆伯長（修）及僧壽涯。或謂不由師授，獨出神悟。惟清孫夏峯作理學宗傳，稱「先生汲汲於問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遊。故問道最早。而精明微密，超然自得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此言最爲得實。而當時黃魯直（庭堅）謂「茂叔短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焚燬。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胸懷灑落，有如光風霽月。」（濂溪詩序見山谷全集）後人亦以爲能形容其氣象云。事宗嘉定中，賜諡元公。

一 太極圖說

潘清逸誌周子墓，謂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今易說已佚，所傳者，太極圖說，易通而已。易通今曰通書。黃氏學案，先通書而後太極圖說。宋史（黎洲子百家）以爲圖說雜於老釋，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故附之通書之後。然吾觀朱子訂正太極通書兩序（朱子全集七十五七十六）皆謂「濂溪之學之奧，莫備於太極一圖。而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且潘誌亦首舉太極圖。則不先明太極圖說，欲求通於通書，未爲能知其本也。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夫自無極而太極、以至萬物生生變化無窮。言道之所以生人與萬物也。自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至主靜立人極。言人之所以合於道也。道之生人與萬物、天之事也。人之合於道、聖人之功也。言天之事、所以原其始。言聖人之功、所以反其終。是故引易傳以終之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天人之理、盡于此二百餘言中矣。然太極圖說雖曰明易、而實有易所未言者。易言太極而不言無極、一也。言陰陽而不言五行、二也。無極之名見於老子。『老子上篇、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金木水火之名、見於莊子。『莊子外物篇、木與火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又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合陰陽五行以言易、始於揚雄。變易而爲金丹大道、始於魏伯陽。雄則儒而雜於道。伯陽則道而入於神仙。故陸象山始終疑太極圖說、以爲是老氏宗旨。不得謂其所疑無因也。顧吾以爲不獨老氏之說也。又有佛氏之說存焉。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男女各一太極也。曰、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是萬物各一太極也。然而又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則是男女萬物又共此一太極。所謂一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物物各具之太極、卽是物物共有之太極。大海攝於一波、一波匝於大海。此非華嚴理事無礙之旨乎。曰、無極而太極。則空而不廢於有。曰、太極本無極。則有而不礙於空。此非天台雙提空有之機乎。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非禪門靜定之功乎。然而博之以老釋、所以

成其廣大也。約之以易，所以得其精微也。周子致廣大而盡精微，正以難於二氏之故。難於二氏，於周子何傷乎。而疑者既疑乎其所無庸疑。諱者又諱乎其所不必諱。以是鬻霧旁興，轉生障礙。嗚呼！講學者異端正學之見不除，未有不愈譎而愈紛者也。



二通書

通書四十章，所以發太極圖說之蘊。故於陰陽五行之變化，不啻反復言之。第一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第十六章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闢今，其無窮兮。」第二十二章又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然太極圖說所以明易。通書又不獨易也，凡詩書禮樂春秋之理，無不發之。故曰：「春

秋正王道，明大法。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第三十八章）是其揭春秋之微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淫，入其耳，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一作化成），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第十七章）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全上）是其窮詩樂之妙也。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此，誠動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第九章）是其攝書之精也。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第七章）是其撮禮之要也。夫通書固自道之矣。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以易爲五經之源，故舉詩書禮樂而悉貫之於易。又以太極爲易之源，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悉納之於太極。太極者，誠也。誠者不息，不息之道盡於乾。故四十章始之以乾。又誠者無爲，無爲則止，止之道盡於艮。故四十章終之以艮。然而妄既發矣，誠有虧矣。欲復其无妄之誠，其道不在誠而在思。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思者聖功之本。」（第九章）致其作聖之思，其用又不在思而在幾。故曰：「誠無爲，幾善惡。」（第三章）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第四章）又曰：「易曰：『知幾其神乎。』」（第九章）夫知幾者莫過顏子。孔子之稱顏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見

易繫、是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第二十九章）又曰、「顏子亞聖。」（第二十三章）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第十章）然則周子之所以告人者、其本末次第、不既彰彰矣乎。或曰、思者聖功之本、既聞之矣。而第二十章言聖學之要、又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何也。曰、圖說不云乎、無欲故靜。夫惟靜而後能思、天下未有遽憶往來、明從爾思、而可以極深研幾者、無欲者、用志之不紛、思者、與神而爲一、思與無欲、非有二也。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第十六章）嗚呼、知夫動之無動、靜之無靜、則四十章之旨、如指諸掌矣。

第三章 邵子 附司馬溫公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從父徙共城、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時北海李挺之（之才）、攝共城令、得先天圖書之學於穆伯長（一修）曰、從受學焉。故世傳邵子之學與濂溪同所自出。然明道程子誌其墓、謂「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今觀物外篇（觀物內篇、先生所著之書、外篇、門人記先生之言）、亦謂「邵某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邵後復攻伯長曰、「伯長云、春秋無褒貶是貶也。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亂乎。安得不與之也。」夫言春秋、既不必同於穆、則其後日所傳象數、非盡穆李之舊、殆可推而得之。蓋在百源數年、寒不爐、暑不扇、

夜不就席。探蹟索隱。必有自得於師傳之外者。此與濂溪傳種稷之太極圖。而其說不必遂即種稷之說。正一例也。先生學既通。以洛陽爲天下之中。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遷居之。當是時。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司馬溫公（光）皆退居在洛。雅敬先生。爲市園宅。時相遊從。先生歲時耕稼。衣食纔給。而燕笑吟哦。未嘗有拂逆之色。或乘小車出遊城中。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故程子嘗推爲風流人豪。即其襟度可知也。嘉祐中（仁宗）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方疾。溫公橫渠明道伊川晨夕候之。橫渠喜論命。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命矣。載尙何言」。元祐中。賜諡康節。所著有先天圖、皇極經世、觀物篇、漁樵問對等。晚尤喜爲詩。詩曰伊川叢壤集。而自爲之序。

一 先天圖

邵氏先天圖有四。一八卦次序圖。一八卦方位圖。一六十四卦次序圖。一六十四卦方位圖。謂伏羲所畫之卦如此。因對文王後天之卦而言。故曰先天。即今朱子易本義列之卷首者也。然文王之八卦。其次序。則乾父。坤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其方位。則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皆見之說卦。而邵氏八卦次序圖。以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於是陰陽之中。復分太少。而有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之名。則孔子贊易。無有是也。然猶可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繁辭之文也。至置乾於南。坤

於北。置離於東，坎於西，震於東北，兌於東南，巽於西南，艮於西北，以爲方位之圖。而謂「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又謂「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先天卦位圖說〕八卦之中，而或順或逆。恐說卦所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未必若此。且說卦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其性情，非言其方位也。若以天地相對而列於南北，水火相對而列於東西，則天果在南，地果在北乎？火果在東，水果在西乎？是故黃晦木（宗炎、黎洲之弟）作先天卦圖辨略（見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謂「易本明白簡易，而康節裝漫安排，全昧大道」。蓋以以圖合易，祇悟實多也。雖然，康節之圖，裝漫安排，則誠然矣。而謂其全昧大道，則有不可。且參同契曰：「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四卦者，指乾坤坎離也。是康節八卦方位取乾坤坎離相對之本也。又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上丁，上弦平如繩。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是八卦方位取震巽艮兌相對之本也。又曰：「朔旦爲復，陽氣始通，乾健盛明，廣被四鄰。」（中有省文）是六十四卦方位陽始於復而極於乾之本也。又曰：「姤始紀緒，履霜最先。道窮則反，歸乎坤元。」（中有省文）是六十四卦方位陰始於姤而極於坤之本也。蓋丹家以乾坤爲爐鼎，坎離爲藥物。以六十四卦爲火候。八卦方位，所以示取坎填離之法也。六十四卦方位，所以表抽添火候之功也。康節所得之於李穆者，如是而已矣。抑康節之詩，嘗有之矣。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夫乾遇巽者，姤^{三三}也。地逢雷者，復^{三三}也。月窟者，陰之微也。天根者，陽之發也。三十六宮者，卦之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